

午睡

□冯志军

午睡前上厕所，听到俩小屁孩儿聊得高兴。

“我最喜欢中午时，有作业错了。”可以想见的理直气壮。

“对，我也是，老师让我们订正就不用午睡了。”另一个提着小裤衩儿，匆忙从厕所里奔出来，满脸的肉肉颤抖着让人忍俊不禁。

我已处在午时晕乎乎时，急需用一场午睡来拯救灵魂。怎奈班中还有学生需课业辅导，只能用凉水冲脸，听到这对话，心中诧异：“午睡有这么深恶痛绝吗？”转念莞尔：嗯，午睡就这么深恶痛绝。

小时，尤不喜欢在学校午睡。三十几年前，人的安全意识不强，夏天中午，部分孩子回家吃饭，有无午睡，鬼知道。在学校吃饭的只能听从校方的安排，大中午的，舍了正红的杨梅、清亮的水塘、狗刨式游泳的喧嚷……被生生摁住午睡。不幸，我就是在学校里午睡的。

一整天，都在为午睡烦恼。世上怎会有那么无趣的时光，像蛇，鬼祟地从逮蚰蚰、掏雀蛋、逗蚂蚁中探出头来，让人不快。孩子的心思不得不从山间田头的漫游中收回，陷入无知觉的空白中——浪费。

一般趴在老木桌上睡，桌子斑驳，刻着谁谁孱弱的友谊和仇恨，烙得我手臂也写下了别人的情谊。只能趴着，身上盖着盛夏的炎热和黏糊，忘了有没有吊扇，反正有没有都一样，风跑进跑出忙，带着梅时的潮湿和闷热，外边儿的狗、水流、小山……在这一刻失去了声色，和农忙后的村人们一起闲了下来，耷拉着眉眼，坠入了夏日午后长长的寂静和无聊中。

母亲是老师，我应该表现得像个教师子女。我侧过头去紧闭眼睛装作不动，躲

着老师的小柴棍，心里默数：一二……大概到五六百，老师也会趴在桌上不再抬头，直至午睡结束。这时，可睁开眼睛打量，丢纸团说废话，挖会儿耳朵抠几下指甲捉几个虱子……打发被禁锢的时间。偶尔太闹，老师踩着小柴棍并以留堂午睡相要挟，教室便有了片刻的安静。

这被强迫的安静！

世界沉默着，鸟不唱了、花不香了、树叶不再东瞧西看，窗外刺眼的日光，如糯米团疲沓无力地拉长，我倔强地睁着眼不肯睡去——树下的蚱蜢还在吗？水塘里的小饭盒中该有鱼了，山上边吃杨梅边睡觉不好吗？天边有一丝神秘的云，下午也许会打雷下雨吧……孩子的世界不可能静止。

轮到睡木桌还算幸运，一周逢双的两日，我得睡到长板凳上，那完全是一种不加修饰的酷刑。长板凳大概一米二长，二十厘米宽，木脚上搁一块板，平时已摇晃得吱嘎响，睡觉的稍一动弹，等于拉响警报，直接叫老师来“修理”。

在长板凳上睡觉，能稍微安分些，搁起双腿，把手交叉在胸前朝上仰着——屋顶上也就那么几只蜘蛛，蜘蛛网上有多少小飞虫？它今天有没有补网……不能动弹，只能把蜘蛛的所有一一数落，像蜘蛛一样无聊，于是上下眼皮打架了……

入睡痛苦，醒来是另一种痛苦。被一直鲜活的同伴摇醒，因没睡够而头痛膨胀。看看眼前嘻嘻哈哈的世界，听听热热闹闹的声音，恍若隔世，懊悔不已——怎能睡着了呢？！一大摊口水晶亮，还有叮咚声；雷雨到了尾声，变得滴滴答答；山色和天空正变得清亮，高得想跳起来；蝉儿叫喳喳，此起彼伏声声不息；不远处的杨梅，有的

被雷声吓得蹦到了地上，有的却被雨水洗得越发饱胀和大胆；那只蜘蛛呢，唯有它还笃定守着网镇定自若……唉，因为午睡，失去了多少快乐啊。

小时我痛恨午睡，年过不惑后却爱上了午睡。每当中午十二点一到，鼻子以上头盖骨以下就自动转为迟钝状态。在家能踏踏实实睡上许久，在学校里却只能借着学生午睡时眯上片刻，睡不着闭着眼睛十分钟也好。所以特别希望学生们能安静地午睡，让我也有一时半刻调剂的时光。将心比心，班中那些蠢蠢欲动的孩子，是不是也像我的小时，对午睡充满了说不出的排斥呢？

面对暗地里看闲书的、睁大眼睛的、偷摸玩一会儿的孩子，不如装作没看见吧。或者午休时放一段舒缓的音乐或故事，给孩子静心的时光，也好。

中年叛变，现在我完全站在午睡的一边。中午，是一天中的上半场和下半场。要不要午睡，是人生的上半场与下半场。人生鲜活时，正如在场上飞奔，断不会想到下半场体力不支中途熄火。六月中下，本是学校忙碌时，拥挤的教室、繁重的课业、喧闹的孩童、炎热的天气，都得一一面对。就像人生，时刻需要年富力强的奋力拼搏，不像春可走马观花，不似秋收获硕果，也不如冬，能缩缩脖子找个理由，在窝风的地方懒一会儿，是夏，是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交替，是不可停歇的转折，是正需峥嵘奋发的生活。不如，脱去高跟鞋拿出抱枕，趴在桌上，只眯一会儿眼睛，只是假寐。好歹也闭过眼睛，能踌躇满志地去迎接下半场。

无论能不能午睡，我们都需铆足了劲儿加油，顶着炎夏，顶着困意。

岁月更替，世事变幻，少时的种种多已淡忘，唯有曾给我乐趣的些许小事，似闪闪星辰，仍清晰地印在脑屏。

那年，又到了种紫葡萄的季节，我已经第三次央求外婆，要她去镇南的大嬷嬷那里讨两枝紫葡萄秧。可外婆硬是没答应，说：“倘若来年结了紫葡萄，没等熟透，就会被墙外的野小孩偷光。自家紫葡萄没吃着，反受一肚子气，不如不种的好。”外婆还说：“蛇最喜欢吃紫葡萄了，要是紫葡萄藤下常常有蛇游出来，还不把你吓死！”我心里说：不种就不种呗，干吗拿蛇来吓唬我？

一天下午，我去后院玩耍。忽然惊喜地发现，矮墙头外别人家种的紫葡萄藤已经悄悄地爬上墙头，并且朝我家蔓延过来。日子一天挨着一天过，青藤一天赛似一天长。嫩绿的尖芽像一群淘气的小男孩，在乱石垒成的墙头上逢洞就钻，玩着捉迷藏游戏。没多久，一串串翡翠样的葡萄变戏法似的挂在藤下。我心里洋洋的好想尝尝鲜，便踮起脚尖，够不着，退几步，纵身蹦跳，抓来几瓣青藤，蹭去一大块肉皮：哟——好疼！好不容易摘到几颗外婆脖子上挂着的佛珠般大小的葡萄，硬邦邦、粉嘟嘟的，皮外像是滚过一层面粉，扔进嘴：喷——好酸！

傍晚，四周没一丝风，前门柳树上知了在声嘶力竭地叫嚷：热——！热——！我提着水壶去矮墙边的水缸舀水，揭开缸盖，忽然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蛇扑入眼帘，我吓得“哇呀”大叫，撒腿就跑。院子里阿强阿爸、驼背阿叔闻讯赶来，四周查找，哪里还有蛇的踪影，只有一把水壶静静地躺在缸底……

从此，我便相信了外婆的话，再也不敢独自到后院去了。

西屋的阿晓家种了许多“满堂红”花。阿晓告诉我：“蛇最怕满堂红了，你要是用满堂红一包，蛇就保证不会来咬你。”他还伸出双手让我看十个被满堂红染得鲜红的指甲。我照着他教我的，把五、六瓣满堂红叶和几十朵花揉碎、捣烂，临睡前用毛豆叶包在手指甲、脚趾甲上。阿晓还给我好多好多满堂红籽，我把它们都撒在后院那块鸡屁股大的田地里。

第二年夏天，红的、蓝的、白的满堂红花开遍了后院，惹得蜜蜂、蝴蝶一个劲儿地往那儿飞。我有满堂红这个护身符，再也不怕蛇了。下午放学，我和妹妹一起忙着做网兜扑蝴蝶，把捉到的蝴蝶剪下翅膀，然后根据美丽的花纹拼成白雪公主、米老鼠、唐老鸭。嗨，多漂亮呀！阿强、阿晓他们羡慕得眼红，巴巴地向我索。我就教他们自己拼美丽的图画。

那年秋天，我考上了县中。外婆高兴地给我做好吃的饭菜，给我买崭新的白衬衫，却又告诫我：“读高中的人就是大人了，再不许疯疯癫癫地种花呀、捉蝴蝶呀，否则，会被人家笑话的！”我为我成了大人而高兴，也为再不能做有趣的游戏而扫兴。我不明白：大人就不能做游戏了吗？

青藤爬过矮墙头

□庚子夏



总第6845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